

容齋五筆

全一十八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容齋隨筆序

書必合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
讀者要非無益之言也夫天下
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
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
百川萬折必歸于海否則涉于
荒唐繆悠絕類離索以盲瞶人
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名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墨札之場者噓英吐華爭相
著作浩渺連艦策氏藉名不可
紀極嗜博者亦必珍如拱璧而
把玩之不輟焉文敏公洪景廬
博洽通儒為宋學士出鎮浙東
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
書而徧閱之搜采異聞考覈經
史摭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

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
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樺其
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
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
所有大半出於浙東歸休之後
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
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
筆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何止

慰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
日華^碑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
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
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
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
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
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
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

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
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
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
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
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它日
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
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
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

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
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
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
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
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
何異謹序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九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蠻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五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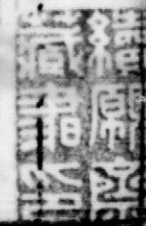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國七年由清
監移藏圖書館

解經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為一秩

裴晉公楔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識不然

青龍寺詩

第一卷 二十四則

唐重壯州

長歌之哀

常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遠道

求為可知

里仁

漢采衆議

漢母后

田千秋鄧曄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謔

冉有問衛君

商鑲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右之賢

賢父光子弟

蔡若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厚休書

溫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某莫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寶

送孟東野序

寶噫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躡贊

李宓伐南詔

淳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亡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好

甘卉刑字

字省文

負劍辟珥

國初入至誠

史館玉牒所

釋紗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辭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音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野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羗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罍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真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棰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陳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閩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二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慧

三公改定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祐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靈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群

袁盎温嶠

日斂亡何

爰盎小人

唐書判

古舜器

玉藻拉鵠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政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亡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叡

南鄉掾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弃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玄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末存國

曹操殺楊修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誼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充為羊

晏子楊雄

一以真之

裴潛陸倕

拔亡為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重

國朝會要

孫臏滅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興文

絕唱不可和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可遷左司員外郎三十二年春金主褒遣左監
軍高忠達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為接伴使知閣
門張掄副之上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為梓宮
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
名稱以何為正疆土以何為準朝見之儀歲幣
之數所宜先定及邁掄入辭上又曰朕料此事
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
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
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凡遠迎及
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高忠達有貴臣禮及取

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
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
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可謂虛土疆得失一
彼一此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堯正
名分名分正則國威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
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國聘三月丁巳詔侍從
臺諫各舉可備使命者一人初邁之接伴也既
持舊禮折伏金使至是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
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
南地夏四月戊子邁辭行書用敵國禮高宗親

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
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
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
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立至燕金閣門見國
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
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
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
極不遜大都督懷忠議欲質留左丞相張浩持
不可乃遣還七月邁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殿
中侍御史張震以邁使金辱命論罷之明年起

知泉州乾道二年復知吉州入對遂除起居舍人直前言起居注皆據諸處關報始加修纂雖有日曆時政記亦莫得書景祐故事有邇英迺禧二閣注記凡經迺侍臣出處封章進對宴會賜子皆用存記十年間稍廢不續陛下言動皆罔聞知恐非命侍本意乞令講讀官自今各以日得聖語關送修注官令講迺所牒報使謹錄之因今所御殿名曰祥曦記注制可三年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叅史事父忠宣凡迺遵皆歷此三職邁又踵之邁奏三

省事無巨細必先經中書書黃宰執書押當制舍人書行然後過門下給事中書讀如給舍有所建明則封黃具奏以聽上旨惟樞密院既得旨即書黃過門下例不送中書謂之密白則封駁之職似有所偏况今宰相兼樞密因而釐正不為有嫌望詔樞密院凡已被制勅並關左右皆依三省書黃以示重出命之意報可六年除知贛州起學官造浮梁士民安之郡兵素驕小不如欲則政扈郡歲遣千人戍九江是歲或休以至則留不復返衆遂反戈民訛言相驚百姓

恟懼遽不為動但遣一校婉說之俾歸營眾皆
聽垂橐而入徐詰什五長兩人械送潯陽斬于
市辛卯歲饑賴適中熟邁移粟濟隣郡僚屬有
諫止者邁笑曰秦越瘠肥臣子義耶尋知建寧
府富民有睚眦殺人衆刃篡獄者久拒捕邁正
其罪黥流嶺外十一年知婺州奏金華田多沙
勢不受水五日不雨則旱故境內陂湖最嘗繕
治命耕者出力田主出穀凡為公私塘堰及湖
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募軍素無律春給衣歆
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群呼嘯聚于郡將之治郡

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徇前事至以飛語
榜譙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眾
相嗾闕擁邁橋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眾遂
巡散去邁戮首惡二人衆之市餘黥撻有差莫
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
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首論淮東邊備
六要地曰海陵曰谿湖曰鹽城曰寶應曰清口
曰盱眙謂宜修城池嚴屯兵以游精益戍卒又
言許浦宜開河三十六里梅里鎮宜築二大堰
作斗門遇行師則夾防送船又言馮湛創多粟

船底平槽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六年修葺數
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入船予爵帑善操
舟者以補水軍上嘉之以提舉佑聖觀兼侍講
同脩國史邁初入史館預脩四朝帝紀進數丈
閣直學士直學士院講讀官宿直上時召入談
論至夜分十三年九月拜翰林學士遂上四朝
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年為一書淳熙改元進
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闕奏事言新政宜以
十漸為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布卿往為朕正
之邁再拜曰誓盡力邁至郡覈實詭戶四萬八

千三百有奇所減絹以匹計者略如其數提舉
玉隆萬壽宮明年再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
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是歲卒年八十贈光祿
大夫謚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名躋貴顯
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謂其文備衆體邁考閱
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
鑑凡三百卷齋五筆虎墨行於世其地著述
尤多所脩欽宗紀多本之餘觀附載南仲惡李
綱所紀多失實故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
可使執筆以為不當取觀所紀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願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錄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靈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摘藻持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
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
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
皆名靖為不可曉拓接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
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節度副大使張
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為邊患
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為南道招尉處置使以討之拔

其九城此專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
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議者譏
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啟之也裴
光庭蕭高時為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
云

半釋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釋迦唐言黃門其類有五
一曰半釋迦搥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
釋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
生子三曰扇搥半釋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

四曰博父半釋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月留牽
半釋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考此五種黃門名為人中惡
趣受身處 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以籠語軟語非時語妄
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
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謾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
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
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
殺語害語繫語閑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歎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行
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
之唐類表有宗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
汗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云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
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
文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
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
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
山十宅宅者印爲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十
吉以免其非命乎
刀之見淺矣

黃魯直詩

除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
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盡鴨曰
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

兩鬼相倚瞻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
黔南十絕盡取白樂天語其士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
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憂飲飢
人多憂食春來憂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爲兩首其
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
顏其二云病人多憂醫囚人多憂赦如何春來憂合眼
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
歸山冉冉歲將宴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
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水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彛倫攸序者此也與絲之汴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勅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常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勅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勅勒歌以為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勅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勅勒川陰山下天似穹窿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勅勒川

俗間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實開元
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
事實為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
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檄其書
開天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之
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宗開
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宗自武后時已為
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
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
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
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
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
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哀者固鄙淺
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為冰山
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化軍學刊
遺事南劔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誡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
融詩云陪危顛宗袞徵官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

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曰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符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袞為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為與謝玄同破符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頗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每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劔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袞

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據
蜀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素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
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群
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
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
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
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
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
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穎截然中居及其
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操溫之德又可

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
又皆帝嚳子同任於唐虞契之後為高自契至成湯凡
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
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
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臾世皆在位七八
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子享壽皆當
過百歲乃可其為妄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
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

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
乃倉乃粟饑糧于橐于囊思戰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訓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
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
但曰該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
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被訓曰若稽古三
萬言真可覆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
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
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
動靜始終又云積久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
剛惟柔者能剛爾蓄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
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
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得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
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
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

動者謂文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白公詠史

世言白樂天侍兒惟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篁篔簹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角紫紅皆小城獲名若然則紅紫一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至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

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徃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鄒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閑卧白雲歌紫芝彼為道醮祝上蓋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焉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篇開第八秩蓋以六年為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洛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開九秩新意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楔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德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土已鮮有同其事

著子案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西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為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記傳為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累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

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
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
日入山十二回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
也以琵琶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真珠
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
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
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州守造
畫倩府僚裁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

推看花來不知唐世風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閑而郡守
為之造橋府寮為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
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
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
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
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
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閭淡緋衫襦我身酒典
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
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
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
金帶繞腰光銀章整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
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
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纓新老逼教垂白官科
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
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緜白金隨步躍鵠銜紅
纓繞身飛

詩誠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
以為誠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
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松雪舊
溪雲。悵望今朝遠屬君。共道使臣非俗吏南山莫動北
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蒙

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臣為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人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處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婦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

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
昌玉蔡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
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
醉歸盤屋詩云數月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
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
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春
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
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
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眦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
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絕句云殘燈
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
吹雨入寒窓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
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為
病中作矣其意矣東坡守彭城予由來訪之留百餘日
而去作二小詩曰迢迢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
恨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
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即北窓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

東坡以為讀之殆不可為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高蘇州

高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
於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樽蒲局暮竊東鄰姬
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
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
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
不容出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滯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

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
馳驟建安已遠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采也唐史失
其事不為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為詩即工皆
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
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開元間
宮禁事最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絕句云寥落古
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語少意足
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二月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憐君水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五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財十年而絕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

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峽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急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美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

持重乎

漢輕族人

袁盎陷晁錯俱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弃市今史所載豈非微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並

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見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悟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殿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其府坐者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為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案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

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它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刺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蘭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自以為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三知之相

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鳴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况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為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恕不免於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為可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恃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切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為可宗也然未敢以為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遠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恕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
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恕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
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
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
可便為道故曰遠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
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遠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
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為道不遠也楊中
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遠道不遠矣侯師聖云
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遠道
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

之說大抵不同予切以為道不可名言既繫於忠恕之
名則為有迹故曰遠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
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遠者遠去之謂非
遠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
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
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已繫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
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
略同

求為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為之說

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雖用而莫我知斯我責矣夫復何求予以為君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無所立為患不以莫已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四句蓋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為可知則亦無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實之說若多以里為居居以親仁為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

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尚安所擇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以為便即中侯應習遣事以為不可許上
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
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
永以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
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楊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
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
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為然即中虞詡陳三不
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既絕
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

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趾蠻
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
發兵赴之議即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
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
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即傳燮以為不可帝從
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夫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
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即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
成哀安順暨皆非明主悉能遠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
亦不復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絳皇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鄧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室竇太后不悅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蒞利事以責上上下下綰臧吏殺之竇

嬰田蚡廷辨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躬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為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為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媽以姦聞后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郵暉

漢武帝殺矣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口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為丞相光武廢郭后郵暉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

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憚善怒已量主遂以郭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太子

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它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係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同日免蚡後為丞相而嬰不用無訛諸公稍自引而怠奮唯灌夫獨否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財為校尉已而皆為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夫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它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三月歸國十二

月帝崩元帝建武元年五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
時單于願朝時帝被毒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厥公自黃
龍竟寧時中國無有大故上自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
務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帝五年五月單于朝六月帝崩
事之偶然符含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

容齋隨筆卷第三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即等
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
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
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畧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
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
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
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為孤